

叩开插图门扉
尽享名作魅力

插图中的 世界名著

Masterpieces Through Illustrations

余凤高 ○ 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Masterpieces Through Illustrations

插图中的 世界名著

◎ 余凤高 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插图中的世界名著 / 余凤高编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4

ISBN 7-5325-3094-9

I. 插... II. 余... III. ①插图—作品集—世界
②插图—画家—生平事迹—世界 IV. J23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7466 号

插图中的世界名著

余凤高 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4 字数 270,000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325-3094-9

I·1507 定价:25.00 元

序 言

范景中

插图是将图画和文本联系起来的一种形式，就印刷本的书籍而言，最早的实例大概产生于9世纪的中国。在西方尽管要到15世纪才出现这种形式，且常为几乎是整块木板刻印的图版再配以简短的文字，但却在后来得到了丰富多彩的发展：在宗教的书中，被用来启发观者的信仰；在文学的书中，被用来说明场景和行动；在科学、旅游或其他的信息性书中，则往往是实用性的，起到延伸或补充语句的作用。

在插图史上，15和16世纪被称为木板画时代。它首先兴起于德国，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博内尔[Ulrich Boner]的寓言著作《宝石书》[Edelstein]，可能是西方最早的木板插图本书，由普菲斯特尔[Albrecht Pfister]1461年印刷于班贝格[Bamberg]。西方书籍常见的装饰书名页的做法大约也出现在那时。1470年左右，奥格斯堡[Augsburg]的印刷家用刻本摹仿写本的优美边饰，开创了西方印刷扉页插图的传统。15世纪最著名的书籍之一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的《世界编年史》[Weltchronik]，即所谓的纽伦堡编年史，则带有645幅单独的木刻插图和1809幅文中插图，可谓洋洋大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艺术大师丢勒、克拉那赫和霍尔拜因也都参与了插图绘制，这给西方书籍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意大利最早的木板插图是用线描画的图雷克里马塔[Turrecremata]的《沉

思录》[Meditationes], 1467年印于罗马。1499年由马努奇奥[Aldo Manuzio]在威尼斯印刷的《梦中爱之争斗》[Hypnerotomachia Polifili], 则成了20世纪图像学研究领域频频征引的原典。尤其是由于波蒂切利和吉兰达约这样大师的一些学生的参与, 创造出了后人很难企及的书籍边饰插图的杰作。

相比之下, 法国的突出贡献则在于《时祷书》[Horae]的出版上, 它们的插图通常是由缠绕的叶子组成的边框围着小画构成, 并用带有古典母题和罗马体字母的文艺复兴形式代替了花体字的哥特式形式。在法国, 世俗的题材也开始出现, 例如对田野和农庄的描绘。

英国最早的印书坊为卡克斯顿[Caxton]创建, 因此最早的插图本也出诸他的名下, 例如1481年左右印制的《世界之镜》[Mirrou of the World], 不过所制的插图还比较粗糙, 而且从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插图本总体成就来看, 英国的水平远逊于大陆国家。但是, 由于卡克斯顿还在尼德兰开设了事务所, 并且参与了最早的铜版画插图书的印制, 所以英国的成就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例如它在1474-1476年印刷的铜版插图本费夫尔[R.L. Fevre]的《特洛伊史》[Recuyell of the Historyes of Troy], 比意大利印刷的铜版插图本托勒密的《宇宙志》[Cosmographia] (1477年印于博洛尼亚) 和贝蒂尼[Bettini]的《上帝的圣山》[Monte sancto di Dio] (1477年印于佛罗伦萨) 都还早几年。

这种铜版画技术虽然在15世纪后期就已出现，但由于技术难度较大，一直到了17世纪才得到发展，因此17世纪堪称为铜版画或金属版画的插图时代，这时法国一跃成为铜版画的制作中心。戈尔杰[Leonard Gaultier]和梅朗[Claude Mellan]生逢其时，成了当时第一流的插图画家。梅朗是大画家普森的学生，他根据普森的设计为《维吉尔》[Virgil]（1641年）和《卢浮宫的圣经》[Louvre Bible]（1642年）作了插图。在文化史上17世纪被史学家称为科学的时代，这也可以用来称呼这一时期的插图，它产生的下述几部科学插图书籍是非常著名的：达德利爵士[Sir Robert Dudley]的《论海洋的奥秘》[Dell'arcano del mare]（佛罗伦萨，1646-1647年出版），附有以墨卡托[G. Mercator]投影为基础的海图，这是第一批包括地图和航线图在内的大型海图；胡克[Robert Hooke]的《微观画集》[Micrographia]（伦敦，1665年出版），带有许多胡克本人设计的插图；斯泰诺[Nicolaus Steno]的《论固体》[De solido]（佛罗伦萨，1669年出版）以及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伦敦，1687年出版）。

当然，从艺术上讲，我们决不能忘记本世纪的伟大艺术家鲁本斯的工作，他为戈尔兹努斯[Hubertus Goltzius]的《古希腊和罗马文物》[Romanae et graecae antiquitatis monumentia]（安特卫普，1670年出版）所作的插图是插图史上的

杰作。同时，他还培养了一批有影响的学生把他为书籍所作的素描镌刻成铜版插图。

18世纪，法国的插图制作仍居主要地位。有两部书是非常有名的，一是《莫里哀作品集》[Oeuvres de Molière]（1734年），一是《拉封丹寓言》[Fables de La Fontaine]（1755年），前者为名画家布歇[F. Boucher]所作，后者出于乌德里[J. B. Oudry]之手。布歇作插图的书还有《奥维德的变形记》[Les Métamorphoses d'Ovide]（阿姆斯特丹，1732年）以及与人合作的薄伽丘的《十日谈》[Decameron]（伦敦，1757-1766年），后者是洛可可时期所流行的那种小开本书中的代表作。

1750-1774年被认为是法国插图作家的黄金时代，产生了像科尚[Cochin]，格拉沃洛[Gravelot]和莫罗·勒·热纳[Moreau-le-Jeune]等著名作者。格拉沃洛从1732年左右到伦敦后，还把他的精湛技艺传了过去。他为约翰·盖伊[John Gay]的《寓言诗》[Fables]（伦敦，1738年）和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的《帕梅拉》[Pamela]（伦敦，1742年）作了插图，他培养的学生格里尼翁[Charles Grignion]也很出名，格雷[Thomas Gray]的《墓园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伦敦，1753年）就是这位学生根据本特利[Richard Bentley]的哥特-洛可可风格的素描所制作的。但这一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插图作家是诺

森伯兰人比尤伊克 [Thomas Bewick], 他在木板上采用金属板镌刻的技术改变了插图书的制作方式。他为一系列动物的书籍作了插图, 还和他的兄弟制作了印刷极其优美的两部插图书: 《戈尔德史密斯和帕内尔诗集》[Poems by Goldsmith and Parnell] (伦敦, 1795 年) 与萨默维尔 [William Somerville] 的《打猎》[The Chase] (伦敦, 1796 年)。

到了 19 世纪, 艺术名家越来越频繁地参与插图创作。威廉·布莱克为扬格 [Young] 的《夜思》[Night Thought] (1797 年)、《约伯之书》[Book of Job] (1825 年) 以及弥尔顿和但丁的作品作了插图, 特纳为罗吉尔斯 [Rogers] 的《意大利》[Italy] (1830 年) 和斯科特 [Scott] 的《散文选》[Prose Works] (1834-1836 年) 作了插图。到了威廉·莫里斯的时代, 英国的书籍业不仅仅是在插图上, 就连书籍的装帧上也产生了一些独特的变革。而比尔兹利为王尔德的几部作品所画的插图则另树一帜。

5

在法国, 德拉克洛瓦为歌德的《浮士德》, 多雷为但丁的《神曲》, 马内为爱伦坡的《诗集》, 图卢兹·洛特雷克为勒纳尔 [Renard] 的《自然史》[Histoires naturelles] 都作了插图。这个世纪还有一项重要的事件, 这就是插图杂志的产生, 例如《笨拙》和《英国插图杂志》等等。

由于众多的艺术家的参与, 而且更重要的, 由于印刷的技术不断地更新,

这便使插图书籍自 19 世纪以来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的面貌。这种面貌读者可在本书中略见一斑。这里不再详述。在结束这篇简述之前，有一个问题似乎值得一提。我们知道，所谓的插图，其实就是一种配合语言的图像。因此这便与一个古老的问题联系起来。根据十诫的规定，我们不能再现上帝，因此我们不得不说：这一图像又是又不是神的再现，之所以制作图像，是因为必须迁就我们有限的理解力。正如但丁所说：

对你们凡人说话只能用这种语言，
你们仅凭感官所传达的事物
来感知，然后将它作为理智的材料。

因此《圣经》按你们的理解力
降低一层，使上帝具有手足，
实际上，却另外含有深义；

神圣的教会也使加伯列和迈克尔
还有那位使托俾挨双眼复明的大天使，
都具有人的形相在你们面前显现。

这首诗至少暗示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一、当我们读一段圣经，例如上帝向摩西显现。然后再面对圣经插图的图像沉思时，我们能不能体验到一种神秘的融合？

二、图像是我们用眼睛直接便能感受的，因此它能使我们在一瞬间就能领悟超凡入圣的真谛。而语言阐述的真理却要经过一连串的推论性过程才能把握。这体现在插图和文本的关系中会引出哪些问题？

三、图像是连续的画面，而文字则是分立的句子；图像在什么意义上图解了或补充了或削弱了文字，文字又在什么地方起了同样的作用？

四、如果把图像和文字都看成对现实的再现，它们再现的作用有何异同？

五、如果把它们都看成叙事性的，它们的作用又有何不同？

以上这些关于图像与文字关系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插图本书籍所引起人们思考的一些问题。如果这本书不仅仅有助于人们欣赏西方插图的伟大成就，而且还有助于回答以上的一些问题或者更重要的问题的话，那么本书就不仅仅是有助于人们对图像理解的欣赏之作，而且也是有助于人们对一些类似于哲学问题进行思考的沉思之作。

责任编辑：秦志华

封面设计：严克勤

目 录

《疯狂的罗兰》：显示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	(1)
安徒生：亲爱的夜莺，我多么想为你写作啊!	(6)
巴里：他就是彼得·潘	(9)
拜伦：一个新的可爱的唐璜	(14)
班扬：走向天国的寓言	(17)
比尔兹利的插图：迷惑感官的苦艾酒	(21)
《玄妙的杰作》：毕加索的迷恋	(24)
波德莱尔：从丑恶中发掘美	(28)
布莱克：把诗与画合成一个整体	(31)
狄德罗：哲学家的小说创作	(35)
丢勒：《最后的晚餐》	(38)
多雷：从绝妙的角度反映小说内容	(42)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人类智慧最惊人之作”	(47)
菲兹：恰到好处的漫画味	(50)
弗拉克斯曼：“轮廓线画”的杰作	(54)
《萨朗波》：重现拉丁文明之外的古代世界	(57)
《情感教育》：由初恋而来的故事	(61)

福楼拜：温柔地抚摸女性的创伤	(64)
高尔基：“可敬可爱的流浪汉”	(67)
高尔斯华绥：对“福尔赛精神”的深刻揭示	(70)
歌德：“德拉克洛瓦比我自己想得还好”	(73)
格林兄弟：大学者写小故事	(77)
《塔拉斯·布尔巴》：现代史诗的典范	(81)
《钦差大臣》：从一则俄罗斯新闻到一部著名喜剧	(84)
哈谢克与拉达：有五百幅插图的《好兵帅克历险记》	(88)
“灰姑娘”：人类普遍的怜悯之心	(92)
霍多维茨基：对伤感故事的热衷	(95)
霍尔拜因：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98)
《我的生活》：浪荡子写的世界名著	(102)
柯尔律治：对奇异事物的偏爱	(107)
《老水手谣》：永恒主题罪与罚	(110)
《决斗》：现实主义的力量	(114)
济慈：爱和死的结缘	(118)
《吉尔·布拉斯》：文本、插图、蔓叶装饰的结合	(122)

保罗·克利：《老实人》里的“火柴杆形象”	(125)
拉伯雷：“与其写泪，还是写笑的好”	(128)
《费德尔》：细致刻画的女性心理	(132)
朗费罗：“歌唱美丽的印第安人”	(136)
《帕梅拉》：世界上第一部畅销小说	(140)
《列那狐传奇》：狐的两面性	(144)
《新爱洛漪丝》：给爱的欲望以出路	(147)
梅特林克：“幸福就是爱的施与”	(150)
弥尔顿：诗的一生和真正的诗	(153)
《乌鸦》：一个多情男子讲述的美女之死	(157)
派尔：喜爱古老题材的插图画家	(160)
《跳来跳去的女人》：身边的“伟人”	(164)
《名利场》：斯丹恩勋爵和赫特福德侯爵	(167)
沙利文：基调多变的插图	(170)
莎士比亚：麦克白和三女巫	(174)
《奥赛罗》：无力经受的人世变幻	(177)
埃里克·吉尔：《圣经》与“光彩夺目”的女性美	(181)

《死者书》：最早的插图	(185)
斯蒂文森：双重人格的阴影	(188)
《金银岛》：创作中的报复	(191)
《汤姆叔叔的小屋》：深刻揭露奴隶制的罪恶	(194)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骑士之爱的复兴	(197)
坦尼尔：“因有《爱丽丝》，他赢得了不朽”	(201)
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降生	(204)
陀斯妥耶夫斯基：罪恶、受难和上帝	(208)
王尔德：“孩子是最美丽的花”	(211)
夏洛蒂·勃朗特：超越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	(214)
维吉尔：罗马时代的民族诗人	(218)
4 《威尼斯商人》：珠联璧合的演出	(222)
伊索：揭示普遍的人性	(225)
雨果：借机一写十五世纪的时代	(230)
仲马：在人物身上表现自己的气度	(234)
后记	(237)

《疯狂的罗兰》：显示 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

要讲述欧洲中古时代的文学，有三部意大利作家的作品是不能不提到的：但丁·阿利吉耶里预告黑暗中世纪结束的《神曲》，乔万尼·薄伽丘宣布一个新时代来到的《十日谈》，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 1474—1553)那全面地显示文艺复兴精神的通称《疯狂的罗兰》的《疯狂的奥尔兰多》(Orlande furioso, Roland furieux)，都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

《疯狂的罗兰》是一部由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的史诗、传奇和英雄史中的情节演化而成的骑士史诗。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曼大帝领导基督徒骑士与阿格拉曼特领导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穆斯林在法国和西班牙展开的战斗中，中国皇帝的女儿(the King of Cathay's daughter)、美貌无比的安杰丽嘉被父亲派去瓦解对方军队的士气。查理曼大帝的十二武士之一奥尔兰多即罗兰深深爱上了这安杰丽嘉，可这只是一厢情愿，终于因之而发疯。战争的背景和罗兰的单恋这两条主线，加上穆斯林骑士鲁杰罗和基督教猛将布拉达曼泰间的恋情作为陪衬，构成这样一部长达二千余节、共计三万多行的拉丁文诗篇。

阿里奥斯托大约从1505年开始创作《疯狂的罗兰》，第一版于1516年在威尼斯问世，五年后印了第二版，1532年印第三版，在此期间，及至终生，诗人都在不断地修改。因此全诗情节融合、行文简洁，显示了作者高超的技巧，尤其因对现实生活的热烈歌颂，立即在欧洲各地受到广泛的欢迎，被译成其他

CANTO

era quel vecchio sì effusivo, e snello,
 Che per correr pareva, che fosse nato:
 E da quel monte il lenbo del mantello
 Portava pieni d' nome altrui segnato.

Qui s'andava: e perché facea quello,
 Nel altro canto si farà narrato:
 Se d' esserne piacer segno farete
 Con quella grazia in cerca, che siate.



IN QUESTO TRENTESIMO QUINTO LO AVTORE LEG-
giudicatore affiora i Principi ad haure in pregio i Porti de gli Incanti nuntiati, dimostrando a pelli-
fian catture de le carni. NELLA storia accerta che un l'indivisi propri, de veni a studi-
tori J.A. granmista sposta de la storia de la, con tanto de la ad un con-

CANTO TRENTESIMO QUINTO.



H E S A L T O Ne bruiwisti occhi, e nel sereno uiso,
 ra per me, Nel sen d'aerorio, e all'abissitrini poggi
 Madonna in Se ne usi errando; or io con queste labbia
 cielo Lo corro; se ni par, ch'io lo rinabbia.

Per gli ampi tetti anelava il Rinaldo
Tutte mirando le future nidi;
Voi c'ebbe il fido fu'l fatal molino
Volgetti quelle, ch'erano già ordite.
E scorse un uello; che più, che d'or fino,
Splender pareva; ne farien gemme trite
S'in fido gli tir offero con arte
Da consparargli a la millefima parte.

Che poi, ch'insi a lei uoltri occhi il telo è
 Ch'è cor mi fiffe; ognior perdendo uergo.
 Sta di tanta iustura mi guerrio;
 Pur, che non cresce, ma fita a questo segno:
 Ch'io dubito, se più si sa facciando;
 Di uenir tal, qual ho disfatto Orlando.

Per ribatere l'ingegno mio n'è auiso:
 Che non bisogna, che per l'aria io poggì
 Nel cerchio de la Luna, o in Paradiso;
 Ch'èl mio non credo, che tanto alto allonggi.

Mirabilmente il bel uello gli piacque,
 Che tra infiniti paragon non hebbe a
 E di saper alto desio gli nascque.
 Quando sarà tal nita, e a chi si debbe.
 L'Euangelista nulla gl'ne racque:
 Che unti anni principio prima haurebbe
 Che col M, e col D, fosse netato
 L'anno corrente del Verbo incarnato.

Bradamante defeats Rodomonte (canto 35).
Lodovico Ariosto, *Orlando furioso*,
Venice, Gabriele Giolito, 1542

布拉达曼泰战胜罗多蒙特：加布里埃尔·乔里托版的插图。



GIROLAMO PORRO.
Ruggiero does battle with the giantess Erifila (canto 7).
Lodovico Ariosto, *Orlando furioso*,
Venice, Francesco de' Franceschi, 1584
鲁杰罗与女巨人埃里菲拉的战斗：德·弗朗西斯茨
版坡洛的插图。